20211126 벙커 대만 파트 김민좌

Taiwan Brain Trust

2021.10.29 新台灣國策智庫外交研究小組「美中關係下的台灣外交政策」論壇會議

新台灣國策智庫外交研究小組，舉行「美中關係下的台灣外交政策」圓桌論壇會議。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（WTO）的談判不順利，直到美國為反恐讓步後2001年才加入，從此中國積極擴大影響，成立亞洲開發銀行，賄賂式貸款拉攏一些國家，與東協簽訂貿易協定，引起連鎖效應形成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（RCEP）；中國自加入WTO後國際政治經濟影響力大增，短時間內外匯存底躍升至全球第一，經濟規模達到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，2010年中國國務委員戴秉國甚至直接要求美國承認大國關係。

由於中國的快速擴張與壓力，美國歐巴馬政府2009年宣佈重返亞太，也就是轉向亞洲或亞太再平衡策略，採取新的亞洲政策與對中戰略，後來擴大為川普政府的印太戰略，蕭規曹隨延續到今天的拜登政府對中政策；中國的崛起與周邊國家的互賴很強，同時摩擦也很大，也就是經貿互賴、安全緊張；川普對中策略靈活使中國疲於應付，美國倡導後來日本主導的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（CPTPP），其中的國有企業專章擺明就是阻擋中國加入，加盟的盟友獲利但美國自身經濟改善有限；拜登目前對中採取雙重手法，交流合作與競爭切割同時進行，主要目的在期待中國履行第一階段經濟談判協議的承諾。

中國的問題仍然很多，例如最近在八月份的全面嚴管護照，顯示中國情勢外弛內張，美中的關係也是暗潮洶湧，統計顯示本年對中直接投資銳減，但是貿易額卻持續增加，貿易戰下中國的科技發展不看好，生態問題和公有制註定中國經濟的不可持續，政治上的權力繼承也是問題很多；中美關係的發展不可樂觀，美國朝野一致反中，而且美國的盟友也一致反中的情況下，美中關係的改善是不能期待的，甚至可說中美未來難免一戰。

美中關係對我國外交的外溢效應，最近的例子就是立陶宛的抗中友台，立陶宛安全受到俄羅斯威脅，引進美軍並納入北約組織以自保，在這樣的背景之下，朋友的敵人就是敵人，朋友的朋友就是朋友，所以立陶宛大力拒中並力挺台灣；立陶宛的鄰國愛沙尼亞處境與立國相似，也是我們可以深入交往的國家；東歐的匈牙利政客多數親中，但首都市長與人民多數疑中、反中，我們也可爭取他們的友誼；目前美歐都一面倒友台抗中，給予我們很大的外交空間，我們應該善加利用以開拓新的國際空間。

抗中保台要有堅實的國際化基礎；在美中關係緊繃的架構下，台美關係乃至國際空間的開拓大有可為，台灣的外交空間可以加緊順勢推展，尤其實質外交應深化關係全面出擊；而台灣要全面與國際接軌，公務體系與社會都要動員甚至換血，目前最急迫的工作就是「公務體系的提升與國際化」，扮演台灣國家國際化的領導角色，因為公務體系握有政策、資源與對外通道，最有能力也最有責任以國際語言、國際觀，開創各種深入的對外關係，包括基層公務員與機關也要有國際化能量，如此自然會帶動民間的動員參與實質外交；當然，公務員的國際化要大力投入資源及長期培訓，台灣徹底國際化的內部與外部機緣，現在正是最佳時候與機會，我們要緊抓機遇並力行落實；剩下的就是決策者的見識與魄力了。

2021.10.20 新台灣國策智庫經濟研究小組「如何營造加入CPTPP有利條件」圓桌論壇會議

新台灣國策智庫召開經濟研究小組論壇會議，討論「如何營造加入CPTPP有利條件」；美國退出CPTPP對台灣影響很大，CPTPP對區域、全球及我們台灣的經貿都非常重要，而且在緊繃的區域情勢下可以說還與台灣的國家安全息息相關；TPP（「跨太平洋夥伴協定」）是CPTPP的前身，是美國前總統奧巴馬發起的高標準、高度自由貿易體，在美國前總統川普任內退出，改由日本接手主導，2017年日本與越南於亞太經合會（APEC）峰會期間召開TPP十一國會議，決議改組為「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展協定」（CPTPP），繼續推動協議生效。

CPTPP的特點在於強調合作，以服務貿易、智財權，以及互相投資、互相合作為優先，合作議題包含生產體制、科技合作、智財權合作、服務貿易（金融、虛擬貨幣等）以及災害共同應變等；除了貨貿議題，CPTPP成員國更為關切諸如科技、創新、經貿、金融、文化、教育、防災等相互合作的議題。

中國要順利加入CPTPP的瓶頸很多，例如國營事業、產業補貼、撤銷關稅等，都不是中國短期內做得到的門檻，更不要說人權問題、環境保護、勞動條件等不可能的任務，所以日本政府多次表示不看好中國加入，但是中國為什麼選在這個時候出手卡位呢？中國的目的恐怕遠遠超出經貿領域，有地緣政治與經濟競爭的考量，一方面疏解美中貿易戰與301條款調查面臨的壓力，進一步趁著目前美國退出的真空狀態，佈建防堵美國回頭及圍堵台灣的包圍網，並調整及執行其供應鏈重建策略；美國向來是習慣於雙邊協定而不善於多邊協定，因此對CPTPP顯得興趣缺缺，但是如果美國有意加入，恐怕將會面臨中國的阻擾而產生難堪。

這次中國的大動作基本上雖然是防衛性的，卻隱含有大戰略的目的與企圖，也就是陸權對海權包圍的反擊與突圍，一方面在移轉與抗拒美國的軍事與政經壓力，進一步迫使東南亞與周邊國家表態，更進一步在使CPTPP破局及影響自由貿易，達到改變國際秩序與操縱國際供應鏈的目的；台灣的申請加入意義重大，使CPTPP會員國有拒斥中國的武器，中國與台灣如果以WTO模式綁在一起同時申請，可能面臨雙重否決，台灣如果單獨申請，中國在沒有否決權的情況下也將會竭力動員阻擾，因此台灣此次申請幾乎沒有成功的機會。

以東亞15國為中心的RCEP明年元月即將生效，這是比CPTPP更龐大更有影響的區域多邊組織，我國也將面臨更加複雜困難的外在環境；台灣與中國都已遞件申請加入CPTPP，我國應積極遊說日本，以及已簽訂經濟夥伴及合作關係的新加坡、紐西蘭，並在美國印太戰略的框架下，積極尋求澳洲對我國支持，新南向也要加把勁強化與ASEAN國家關係，提升加入CPTPP的機會與角色。

當臺海安全成為世界和平的核心議題

王信賢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特聘教授兼所長

　　隨著美中戰略競爭升級及新冠疫情爆發，「挾洋自重、以X謀獨」幾乎成為中共官方論及民進黨政府的「發語詞」，再加上中國內部「武統」聲浪始終不斷，解放軍軍機不時繞臺，甚至飛越海峽中線，在臺灣西南防空識別區(ADIZ)進出也成為常態，使得兩岸關係處於緊繃狀態。而國際間也不時傳出對臺海安保問題的憂慮，如稱臺灣是「地球上最危險地區」，美國拜登總統多次提及「防衛臺灣」，日本防衛大臣岸信夫也呼籲國際社會要更加關注「臺灣的生存」，近期歐洲議會在公布的「歐盟臺灣政治關係與合作報告」中也嚴正關切中共持續對臺灣的軍事威脅。國際社會對臺海安全的關注幾乎是史無前例的，針對此，我們有以下看法。

臺海問題是美中戰略競爭的最前哨

　　首先，臺海問題不僅存在於兩岸之間，也是美中戰略競爭的最前哨，更是在東亞地區已然出現結盟對抗的一環。美國這一方包括由美日印澳組成的「四方安全對話」(Quad)、美加英澳紐的「五眼聯盟」、美英澳的AUKUS等，今年拜登總統分別與日、韓的共同聲明也都將臺海議題納入。就中國這一方而言，俄羅斯與北朝鮮當然是最重要的盟友，俄羅斯總統普丁與北朝鮮近期罕見地針對臺海問題發表看法，北朝鮮外務省副相甚至譴責美國「魯莽」插手臺灣問題，可能連帶導致「脆弱的韓半島緊張局勢加劇」。因此，一旦臺海發生衝突，範圍有可能擴及韓半島、東海與南海，進而點燃東亞火藥庫的連鎖反應，造成區域的動盪與危機。

積極探索軍事手段在「和統」中的作用

　　其次，中共對臺從未放棄使用「非和平」手段，而從習近平近期包括「建黨百年」與「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」的講話來看，雖然還是「和統」優先，但我們也看到過往經濟社會融合的「促融促統」似乎漸漸淡化，取而代之的是積極探索軍事手段在「和統」中的作用，亦即「北平模式」或「長沙模式」等「以武逼統」。最近中國大陸盛傳「只要美國對中越強硬，大陸就會越將此壓力轉移給臺灣」，然而，北京當局也應該要體認，此種「作用」與「反作用」的關係也出現在海峽另一端，只要中國對臺越強硬，全世界就會給予臺灣越多的關注與支持。

　　對臺灣而言，這是最好的時代，也是風險最高的時代，必須小心謹慎、如履薄冰。一方面在美中競爭格局下，臺灣問題涉及中國的主權、安全與發展利益等所有的核心利益，也是最容易被觸動的敏感神經，連帶使得臺灣在國際間的「能見度」更高，但另一方面，中共對臺的不確定以及作為小國「被拋棄」的「同盟困境」都是重大的風險。就區域安全而言，由於美中地緣衝突點多在東亞地區，也使得此區域出現激烈的軍備競賽，中、日、韓、朝鮮、澳與臺灣國防預算都逐年攀升，這也預示著「臺海有事」肯定導致「東亞有事」，不僅週邊國家，全世界都應對臺海安保問題投以更高的關注。

https://www.pf.org.tw/article-pfch-2168-7557